

黄侃佚文十二篇辑考

陈开林, 杨素婷

(盐城师范学院 文学院, 江苏 盐城 224002)

摘要:黄侃诗文几经整理, 搜罗大备, 然尚有遗漏。通过爬梳载籍, 发现黄侃佚文十二篇, 凡序跋题辞五篇、释文二篇、书信四通、箴一篇, 为当世已刊所未及, 可补其阙。兹加以整理, 并略加考释。

关键词:黄侃; 佚文; 辑考

中图分类号:G256.3; I20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18)04-0067-07

DOI:10.16160/j.cnki.tsxyxb.2018.04.012

Addendum of Twelve Unanthologized Articles by Huang Kan

CHEN Kai-lin, YANG Su-ti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Yancheng Teachers University, Yancheng 224002, China)

Abstract: Huangkan's articles have been collected for some time, but not of all have been founded as yet. With great effort,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has newly found Huangkan's other twelve unanthologized articles, including five prefaces, two annotations, four letters, and one admonition.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conducts some research and presents the interpretation about them.

Key Words: Huang Kan; unanthologized article; addendum

黄侃(1886—1935), 初名乔鼐, 后更名乔馨, 最后改为侃, 字季刚, 又字季子, 晚年自号量守居士, 湖北蕲春(今黄冈市蕲春县)人。黄侃是近代著名学者, 与乃师章太炎并称“章黄”, 其生平著述, 今已多有刊布。就诗文而言, 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了《黄季刚诗文集》, 随后潘重规于台湾也编辑出版了《量守遗文合钞》, 其中有《黄季刚诗文集》失收之文^①。2008年, 南京大学出版社刊行滕志贤编《新辑黄侃学术文集》。2016年, 中华书局整理出版《黄侃文

集》, 其中新辑《黄季刚诗文集》《黄侃国学文集》, 搜罗黄侃诗、词、文、联语、书信颇丰, 嘉惠学界至深。然而囿于整理黄侃文集的工作难度较大, 编校工作仍有阙失。本文通过爬梳载籍, 发现黄侃佚文十二篇, 凡序跋题辞五篇、释文二篇、书信四通、箴一篇, 为上述已刊所未及, 兹加以整理, 并略作考释, 以期有所裨益于学界。

一、《〈文微〉题辞》

方心佛示侃此书时, 先生尚健存。何意杀青未竟哲人已萎邪? 自彦和以后, 世非无谈文之专

作者简介:陈开林(1985—), 男, 湖北麻城人, 讲师, 博士, 主要从事宋元明清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

^① 汤志钧《读〈量守遗文合钞〉——黄侃与章太炎、刘师培》, 载张晖编《量守庐学记续编》, 三联书店2006年版, 第177—189页。(按:《黄季刚诗文集》失收的三篇文章分别是:《申叔师与端方书题记》《致教育总长汤济武论救太炎师书》《申理章太炎建议案》, 现已收入《黄季刚诗文集》。)

书,而统纪不明,伦类不析,求如是书之笼圈条贯,盖已稀矣!三统循环,救文以忠,忠之敝,小人以野。今之为文忠邪?野邪?如彼泉流无沦胥以亡,世有达者,尚其知重是书哉!尚其知重是书哉!旗蒙赤奋若季春之月后学薪春黄侃。

按:文载林纾《文微》卷首^[1]。林纾(1852—1924),字琴南,号畏庐,别署冷红生,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近代文学家、翻译家。林纾推重桐城派古文,以古文创作闻名。林纾于1917年末至1920年4月在北京组织讲习会,《文微》共十章二百八十条,系其弟子朱羲胄于1920年记录乃师论文之语整理而成,内容是评论周秦至明代的古文,涉及到文章作法、作者修养、用笔技巧等方面。《文微》另有王葆心序。

《文微》于1925年6月由陶子麟刊行,时林纾已辞世,即文中所谓“哲人已萎”。黄侃文章作于“旗蒙赤奋若”,即乙丑年(1925年)。黄侃在序中称是书“笼圈条贯”,颇为推崇。然而令人诧异的是,时隔三年之后,黄侃对此书的态度却发生了明显的转变。检黄侃1928年三月辛卯(6月20日)日记,载:

朱羲胄自武昌寄所刊林纾《文微》来。昔年为羲胄所烧,系一《题辞》,不谓羲胄竟刻之,此足为好弄笔者戒。妙在纾书必不足传,我虽无似,亦绝不至荒陋与纾等。虽刻我文,亦无损于我耳^{[2]314}。

朱羲胄,字心佛,号悟园,系林纾门人。著有《林畏庐先生学行谱记四种》,含《年谱》二卷、《著述记》三卷、《学行记》三卷、《弟子表》一卷。寻绎黄侃所言,昔年为《文微》作题辞乃“为羲胄所烧”而作,实非真心。

二、《〈史通补释〉序》

象山先生之学,深于礼与史,为当今之魁儒,即征事数典,必穷其朔。平生所见,自仪征刘君外,与先生酬酢,未有能如盛均之终席者也。顷承以《史通补释》见示,受读竟日,欢喜弗胜。闻先生于近儒瑞安孙君之《周礼正义》、定海黄君之《礼书通故》皆有补正之作,侃方将求读之,此一编犹未足慰其饥渴也。戊辰春三月下瀚,门下士薪春黄侃拜识。

按:文载《史通补释》卷首^[3]。《史通补释》乃陈汉章所著。陈汉章(1864—1938),字云从,别号倬云,晚号伯弢,浙江省象山县人,著名学者。陈汉章治学多方,博涉四部,今人整理有《陈汉章全集》,凡1500多万字。

此序作于戊辰春三月,戊辰即1928年。另有柳诒徵序,亦作于戊辰三月。检黄侃1929年正月日记,载“石禅来见。竟日移录伯弢《史通补释》于余所,谓有浦氏本书眉,至丙夜乃迄工。此书予去年曾为作跋”^{[2]489},可与此相发明。

序中言及“闻先生于近儒瑞安孙君之《周礼正义》、定海黄君之《礼书通故》皆有补正之作”,即指陈汉章《周礼孙疏校补》《礼书通故识语》二书,今已收入《陈汉章全集》第一、二册。

三、《〈中国文学概论〉序》

汲段凌辰有《中国文学概论》问世。予尝谓中国哲学史最难为,以其腹大如洞庭湖;文学史最难为,以其尾大如扬子江。今段生之为,其将扬颿鼓柁以泛此浩淼之津耶?是未可知也。予虽无似,愿为水手焉,长年焉。送君者自崖而反,君自此远矣。己巳六月盛暑中,黄侃书。

按:文载《进德月刊》1936年第2卷第1期^[4],亦载于段凌辰《中国文学概论》卷首。段凌辰(1900—1948),河南省汲县(今卫辉市)人。1923年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毕业,1925年从美国留学归国,受聘担任中州大学文科副教授。1930年河南大学文学院成立,被聘为该院教授。

1935年10月8日黄侃辞世后,弟子段凌辰“检行篋所存先生手稿”,“计祭文一篇、序文一篇、书三通、手写简牍遗文一纸、五言古诗一首、七言古诗二首、七言律诗五首、七言绝句九首、词二十二阙,共书作三十六纸”^[5],分刊于《进德月刊》,题为《黄季刚先生手稿》。段凌辰有序,写于10月28日。《〈中国文学概论〉序》亦在其列,段序称“《中国文学概论》及手写简牍遗文,为十八年客南京所贻”^[5]。

据作者1929年4月17日自序,可知《中国文学概论》系段凌辰于中州大学讲授中国文学概论课程时,“苦坊间无善本,辄披简先哲故言,纂成是编”^[6]。上册由瑞安集古斋书社1929年

7月刊行,黄侃序即作于此年(己巳)6月。

四、《〈南雷学案〉序》

夫《汨作》一篇,先民所以维国族也;《洪范》一篇,先民所以绎国学也。有周末造,族圯而学沦。猾夏之祸,启自非类;建极之旨,散为九流,遂板荡不可坦平、焚乱不可纲领矣,斯乃孔子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之用意乎?而尹氏之子不悦学,单伯曰:“夫学,犹殖也,不殖将落。”罕虎欲使尹何为邑,子产曰:“未能操刀而使割之,其伤实多。”然则从政者必无予圣之徒,语可确已。董江都初窥道原,独以天人之密契,汲汲焉弥定一尊,辄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厥后诸葛武侯生平,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顾相论为佐王之学,曷非儒效之要指哉?以是而言,在昔若无战国,孟子必不曰仁义礼智,曰性善,曰正人心。若无五代、辽、金,程、张、朱、陆必不揭精一执中,居敬持静,民胞物与之说,且仿《春秋》作《通鉴纲目》,而坐致一世之笑我迂阔也。盖强者逼处,弱者潜伏,失别生分类之规,绝五事三德之教,当是时,余胤子遗,尚能有士姓乎?谓他人父,谓他人母,纵极其螟蛉谷似,群飞刺天,偶一自反,适唯伤悲茂草耳。彼李陵思得一当以报汉,王猛见苻坚曰:“天命所在,慎勿伐晋。”同是降人也,竟与刘豫、张邦昌、洪承畴、吴三桂等异其心,此无他,学古入官,性未尽泯而已。惟皇建极,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绥厥猷。大凡血气之伦,性皆专赋之者,理也,仁也,不忍也,其殊名也。感之则为四端,率之则为道,上而致之,则人彻天;下而致之,则人同禽。惻隐羞恶是非辞让,人之性也;触啮蠢婪,禽之性也。今突就稠众而诃之曰:“汝非人也,禽也”,众必艴怒。禽固不可为也,乃咸求偿于一念之奢,甚且侮常败度陨家凶国,卒耻与飞动为伍,何居?小见而大蔽,可不哀乎?阳明之学兴,日警国人曰:“致良知,务一世之流连荒亡,仍复我孩提之兴趣。止定至善,爱由亲始。”蕺山申之以“慎独”,相引于意动之微。南雷则教学者必读《六经》,藉之薰陶而涵育。嗟乎!打开血路,再勉为人,信夫无程、张、朱、陆则无孔孟,无阳明则无程、张、朱、陆,无蕺

山则无阳明,无南雷则无蕺山,功胥不在禹下哉!虽然,贞元之在世运,固不为一剥而全消,要之如董、葛诸贤,何代蔑有?每矧际龙战玄黄之局,即天籁鼓荡,顿变死声,间留岩穴耆儒,抱阙守残,冀延一线,又巧令薪传有待,必若而人起,方可回一世之风俗而补救之。故《汨作》篇焚,《尧典》有亲睦平和之节取;《洪范》篇晦,《周易》有贞悔吉吝之参推,可以知洙泗间之述而不作矣。比者,侃每感国族之不竞,国学之式微,斗室书空,祇殉醉饱。老友黄绩宣薄游金陵,忻见其《南雷学案》之辑录,以家乘楹书为底本,甫写定,属为之序。因寻思先民之创业,历数千百年,犹能悠久光大者,端赖有迭出之人豪。黄君去南雷七世,今迄不坠其学,更力著之于否塞屯膏之日,而泽亦云远矣。法无不变,道不可变,国无学则群以殆,向道之路尽梗,斯得疑孔子“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两语耶。《诗》有之,“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是编也,允可为《汨作》、《洪范》之嗣响,而甚于予怀有当焉,其庶乎投袂并起哉?乙亥八月,蕪春黄侃。

按:文载黄嗣艾《南雷学案》卷首^[7]。版权页注“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七月初版、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十一月沪一版”,可知此书刊印情况。另有戊辰王葆心序、丁卯自序。

《南雷学案》一书,《中国学术史著作提要》有著录,称:“黄嗣艾,字绩宣,祖籍浙江余姚,与黄宗羲均为竹桥黄氏,自六世分支,而共祖鹤山府君。侨住武汉三镇之汉阳。”并援引王葆心序,“推绩宣之意,盖以陆沉身世,雅近宗猷,而比来人禽吞噬之淳樸。发端匪一,要其大原,率由学术失据而来。身虽沦陷,无可号呼,而我先民拯溺救焚之术具在。取其术而昭明之,拯一己而兼救他人,即袭南雷最括儒贤宗派之体,表著南雷毕世心力之所注”,指出“嗣艾编著此书,感于世事纷乱,怀有以学术救世之用意”^[8]。

1935年10月8日,即农历九月十一日,黄侃辞世。而本文文末题署“乙亥八月”,乙亥即1935年,可知此序写于其辞世前一月左右。

五、《〈姜西溟先生文稿〉跋》

西溟先生深于三礼,故其文精谨以应规矩,

绳权衡。今观手稿,点窜涂乙,处处有意,更觉良工心苦,流传二百余载,为其郡人童子藻孙所得。昔韦绍序《孟襄阳集》,言其诗若不遇宣城王士源,乃十余张故纸耳。乃者藻孙之于西溟,得无类王之于孟乎?昔之学书者,言得古人名迹数行,精心揣摩,便可名世。见古人手稿,可悟文法,其犹是矣。藻孙故嫻于文辞,既见此,异书为益,宁有量耶。乙亥九日,蕲春后学黄侃观于量守庐敬识。

先生尚有钟王遗法,不独其文可师。

按:文载《越风》1935年第4期^[9],作者题“故黄季刚”。姜西溟即姜宸英(1628—1699),西溟乃其表字,号湛园,浙江慈溪(今宁波市)人。清初文学家,与朱彝尊、严绳孙并称“江南三布衣”。

姜宸英手稿“为其郡人童子藻孙所得”,黄侃观摩之后,发而为文。藻孙,文中未提其姓氏,当指童第德。童第德(1893—1969),字藻孙(或作“藻荪”),宁波鄞县人。1917年毕业于国立北京大学文科中国文学门,在北大学习期间,师从国学大师章太炎、黄侃、马一浮等,专攻训诂学。曾在宁波中学任教,后任民国政府交通部、邮电部秘书。1949年后,任北京中华书局编审,著有《韩集校注》四十卷。童第德“自署其所居为‘宝姜堂’,以得姜宸英手迹故以为号”^[10]。

文末题署“乙亥九日”,乙亥即1935年。“日”疑为“月”之误。检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卷8,载“《湛园未刻稿》不分卷,王定祥重订稿本,有杨嗣衡、王定祥、黄侃、柳诒徵、马浮、余绍宋、汪辟疆、叶玉麟、张宗祥跋,宁波天一阁藏”^[11],可备他日核对。

六、《稷通释》

稷一曰齏,齏或作粢,字通作粱。粱本稻餅也,稷或谓之粱米,號曰明粱,五穀之长也。实首种,一曰首稼。古贱者丧者以为食,曰稷食,亦曰疏食,或谓之麤,即粟是也。粟,嘉穀实也,局以目稷。后世或不识稷。稷,稷者也。其黏者曰秬,即粱是也。粱故米名,以其精而以目秬

也,號曰薺其。凡粟有多种,其白者或以当白粱。粱之别,古有薺字,亦作糜作。有芑,又有丹秬,后有青黄白三色粱米,复有多种。凡稷通称穀。其云秬穀,即秬粟也。又通称粱,通称米,通称禾,粱通称粟,通称粱,通称禾,通称苗。凡秬名亦被于黍。若稻其并举也。则秬从其本名。凡稷或与粱并举,或与秬并举。凡禾或与稻并举,明其为粱也;或与稷并举,或与秬并举,明其为稷也。有举粱并举其别者,兼用之也;有举粱并举秬者,粱是其别也;有举稷并举粟者,是复重以疑误人也。(稷粟并举有三文:一《汉书·平当传》注引《汉律》稷米粟米别言;二《急就篇》稻黍秬稷粟麻秬;三《本草》稷米在下品,粟米在中品。案《本草》并出稷米粟米,犹并出稻米称米也。《汉律》之粟即粱也,《急就》之黍为秬黍,秬为秬黍,稷粟即稷粱也。师古则以注引《律》为误。)^①有举稷秬不举粱者,有举粱不举粱者,有举稷不举秬粱者,有举粟不举粱者,有举粱不举稷粟者,有举秬不举稷粟者,有举粱以易秬者,其实同也。有举禾不举稷粟者,凡以相包也。稷也、粟也、粱也,亦总以目诸穀,粱亦作齏也。黍稷或总之为穀,或总之为粱,或总之为粱,或以秬粟为黍,六朝之俗说也。或曰黍似粱而黏,踵其误者也。或曰大而毛长为粱,细者为粟;或曰稷米,稷米也,皆唐人之误说也。或曰稷,今之高粱,于《广雅》为木稷,此清人之创说也。名实玄纽,蔽在专以粱为粱,求稷而不可得。不知稷粱相与为梗稷,见其并举者众,而疑为若黍稻之有大殊。

七、《释尸鳩》

尸鳩之名布谷,与戴胜同之。《尔雅》鳩鳩,鳩鳩,戴胜,二物自别。唯《方言》云鳩鳩自关而东谓之戴胜,东齐海岱之间谓之戴南,南犹戴也。自关而西或谓之戴胜,东齐吴扬之间谓之戴。郭璞注遂以《方言》为误云。按《尔雅》鳩鳩即布谷,非戴胜也。陆玑《诗义疏》亦云戴胜自生穴中,不巢生,而《方言》云戴胜非也。自此

① 按:《稷通释》《释尸鳩》文中,括号内原为小字注文,今统一字号,加括号以作区分。

说,尸鸠者皆同陆、郭、《方言》之失,竟无辨白之者。案孙炎注戴鸞云:“鴈鸞,自关而东谓之戴鸞。”(《月令疏》、又《尔雅翼》十六)叔然《尔雅》专家。如《方言》违失,何必曲从。今检《尔雅》旧文,乃知杨、孙皆未尝误,景纯辈自不察耳。《月令疏》引《尔雅》鴈鸞戴鸞,又引李巡注戴胜一名鴈鸞,或以鴈鸞为误字,证以《吕览·季春纪》注云“戴胜鴈也”引《尔雅》曰鴈鸞,鴈字诚讹,而鸞字不谬。又释曰“鴈也”,益知鴈鸞之文出于旧本,邢疏乃改李注字作鴈鸞,同于郭注可谓僭矣。夫惟一本作鴈鸞,故《方言》得以为鴈鸞鴈鸞古音同也。(鴈今在穿纽,鴈在审纽,古皆读透纽耳。)《淮南·时则》注释载任,引《诗》“尸鸞在桑”,虽与毛义异,而以载任为尸鸞,固亦本《方言》矣。然则布谷名尸鸞,《尔雅》之鴈鸞鴈鸞也,戴胜名尸鸞,《尔雅》之鴈鸞戴鸞也,二物皆可名尸鸞,独以布谷为戴胜则不可。《后汉书·襄楷传》注布谷戴胜也,此章怀之失,杨子云不为受咎也。详此一义,久无解人。若非《月令疏》及《吕览》注参互考正,则《方言》之屈不可申,而《尔雅》旧说亦无由明。故曰误书思之,亦是一适。焉得奋其私臆,妄下雌黄,使古义沉霾,独伸异说哉。(戴校《方言》,于布谷下云当作尸鸞,信郭而误。)

按:《稷通释》《释尸鸞》两文分载《华国月刊》1923年第1卷第3期^[12]、第1卷第4期^[13]。黄侃以研治文字音韵著称,这两篇文章对“稷”及相关谷物名称、“尸鸞”及相关鸟类名称作了精当的辨析,并征引典籍,驳正了古人的错讹,体现了其深厚的小学功力。

八、《与段隆渊书》

前嘱代钞《古今声韵通例》一书,想以录就,幸于便中送来。清暇亦希过我一谈。古人三宿桑下,犹有恋心;宁有朝夕燕谭,至于三月,一朝别去,视若逆旅之暂栖。民德归厚,宜一思省。手此即问隆渊近祉。

黄侃顿首

十七日

九、《与张健民段隆渊书》

侃今暮下堂,遽有咯血之疾。学术诚愧为

师,劳则至矣。下星期拟暂行休养,赴武昌西山一游,未识诸弟中有肯相从者否?烦遍询之。健弟前假去《咏怀诗注》及《缀白裘》,都望见还,藉遣寥寂。隆弟携去《古今韵例》,倘未钞就,亦盼持来。手此即白健弟隆弟。

侃白

九月十七夕

十、《与段凌辰书》

凌辰吾弟左右:

分别遂弥年载,何尝不对朔风而忆君!徒以性嬾作书,音问希阔。如以为忘弟,斯大谬矣。海内大学,闻尚以中州一校为整饬,久有愿往观光之心。去年承任翁介绍,其校主者虚怀见聘。始缘为石瑛所排抑,枉直未分,不得不留滞此都,坐待伸理。岁暮正思北上,而贵省已化为战区。引领嵩云,慨想而已。日前托馨吾弟以鄙意奉告,拟乘暑假,一诣梁国。今获来书云:张先生欲邀侃于下学期开学时,蚤来数日。具见侧席相期之盛意,无异前年。欣感实甚。后此行止,当时报吾弟知闻。迨暑有暇,亦盼常致书尺,以破寥寂。手此敬颂撰祺。

愚小兄侃顿首

五月初九日

兄寓武昌涵三宫马家巷八号,赐书可直达此。

按:《与段隆渊书》《与张健民段隆渊书》《与段凌辰书》均见段凌辰所刊《黄季刚先生手稿》。前二通载《进德月刊》1936年第2卷第1期^[14]、后一通载第2卷第2期^[15]。段凌辰《〈黄季刚先生手稿〉序》称“与凌辰书,乃民国十五年从事中州大学时,先生所寄与者”^[6],可知此三信均作于1926年。黄侃1926年日记,仅存九月、十月片段。这几封信中的只言片语,比如:(1)是年“遽有咯血之疾”; (2)在武汉“为石瑛所排抑”; (3)欲往中州大学任教,均可以补充日记之阙,对了解黄侃经历颇有意义。其中,“为石瑛所排抑”一事,章太炎在1925年6月21日致吴承仕信中也曾提及,称“悉季刚在鄂,乃与校长石瑛冲突,其实不过口舌之争……石之徒党欲去季刚而不能,乃登报称将请吴稚晖为国文主

任以示威”^[16]。

十一、《覆钱玄同书》

侃拜首中季足下：

离别数岁，遂阙书题，而交情故未沫也。忽搢手札，藉知兴居平善，良慰中怀。承询“顾”“知”古无轻唇之说，因检亭林《五书》，殊无满证。不知尔日讲堂口授，何以致差。抑或因仍旧言，未加覆覆。今蒙举正，何敢护前。当属累旭初为我刊定于《华国》耳。自南归以来，意思衰飒，无意求名。纵复涉览书记，只供口说之用，敢著述乎。惟于六书假借之理，《尔雅》名物之由，汉师读音之例，《广韵》分布之故，粗有所明。而稿本凌碎已甚，会当写其梗概，以乞教耳。都下之游，良不可忘，何时复与足下闲行林樾间，温言道古乎。思之怅惘，书不尽意。即间著祺不备。

侃顿首

按：文载《艺林旬刊》1925 年第 4 期^[17]。钱玄同(1887—1939)，原名钱夏，字德潜。浙江吴兴(今浙江湖州市)人。思想家、文字学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此年，钱玄同任教北京，黄侃任教武汉。关于此信的背景，《钱玄同日记》未载，而黄侃 1925 年日记残缺，亦难考究。《钱玄同文集》第 6 卷“书信”编中也没有和黄侃的通讯。寻绎此信内容，乃黄侃因钱玄同来信探讨古音而作。

十二、《拟李文贞劝学箴》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六艺百家，纷纭挥霍。易统天下，五者之原。周官六典，为诸经根。诗书雅故，饜飫优柔。素王制作，独在春秋。汉家崇儒，学分今古。各尊所闻，吾皆有取。亦朝暨唐，经师如林。不由困惑，曷造宏深。猗那宗儒，独标妙解。抉心执权，茗遥千戴。史崇马班，实承孔左。君卿君实，体亦繁夥。周流丙部，富过王山。谁师子长，以为要删。诸子汪洋，六家九流。儒宗之外，老墨最优。庄极玄谈，管备政理。吕览淮王，钞撮之美。文选卅卷，萧嗣所编。实稼饱民，懿乎渊渊。古文崛起，韩柳为长。降此千年，余波荡漾。凡此四部，梗概略陈。能身得师，仍在其

人。清儒辈出，各有专门。沈研钻极，诤我辛勤。求学以实，味道以真。赤管司戒，敢告方闻。

按：文载《制言》1940 年第 61 期^[18]。李文贞即李光地(1642—1718)，字晋卿，号厚庵，别号榕村，福建泉州人。谥“文贞”，清朝康熙年间大臣、理学名臣。李文贞生平著作丰富，有《榕村语录》三十卷、《榕村文集》四十卷、《榕村别集》五卷等。《劝学箴》载《榕村文集》卷 34，迳录如下：

易与诗书，最务精熟。三礼三传，随分诵读。西京东京，文极醇厚。唐人之雄，曰韩曰柳。北宋文章，于唐有烈。欧苏条达，曾王峻洁。择其尤者，含咀英华。将来融洽，不名一家。诸子之粹，亦可采焉。荀卿论学，庄子谭天，仲淹中说，子云法言，伟长中论，康节外篇。奥指奇辞，手录心追。醇疵小大，默而识之。周程张朱，至为精凿。孔孟通津，经书正鹄。易通正蒙，性书学论。以逮雒闽，微言至训。并须熟讲，益以精思。笃嗜深契，尚友遥师。义理昭明，庶几不畔。穷经观史，靡不贯串。犹有余力，列代诗骚。搜春撷卉，以咏以陶。如是读书，方有根柢。文学德行，实相表里^[19]。

刘勰曾言：“箴者，针也，所以攻疾防患，喻针石也。”^[20]二《箴》均从经史子集四个方面，对相关典籍作了中肯的评价，简明扼要，以便作为治学之门径，从而达到劝学的目的。

黄侃由于不肯轻易著书，因此诗文集在其生前未能手定，由后人辑录的作品集难免存有遗漏。本文通过辑补佚文，对此略有补充，使其内容更加完备，也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此外，黄侃的诗文生前多有刊发，取之与《黄侃诗文集》比勘，可以发现文本的异同，不无裨益。比如《量守庐诗钞》有《赠盐城赵生》诗，题下注云“盐城赵生隐居太平门外，赠以二诗”，诗曰：

老鹤城头说是非，啼乌瞻屋也无归。钟山一角犹堪隐，独倚危楼送落晖。

歌歇重城月坠烟，瓦盆一醉且恬然。灯前蟋蟀翻无语，万壑松风正聒天^[21]²²¹。

二诗曾刊载于《文社月刊》1933 年第 3 期，

题为《盐城赵生隐太平门外赠以二诗》^[22],注云“锡五仁兄主持《文社月刊》,征稿及侃,无以塞责,聊令门生田侨录此二章希正,并示故人于公焉”。除诗题和注不同外,诗中文字亦有差异,其中“说”作“语”、“犹”作“独”、“落”作“夕”、“歇”作“散”。

《量守庐诗钞》又有《觅徐铉徐锴题名》诗,中有句云:“江碑出重磨,王记口久缺”^{[21]230},缺一字。此诗又载《制言》1935年第1期^[23],缺字作“眷”。

再如《黄侃诗文集》所载《日知录校记序》^{[21]547-548},亦载《黄侃日记》^{[2]869-871},文本多有不同。

最后,黄侃的部分文章、书信,学界早有披露和整理,新辑的黄侃诗文集却失之搜检。比如《文心雕龙札记》所附《文学纪微》《中国文学概论》《阮籍〈咏怀诗〉补注》《李义山诗偶评》,陆宗达《跋〈黄季刚(侃)致陆宗达书十二封〉(附来书)》^[24],均可补诗文集之阙。

参考文献:

- [1] 林纾. 文微[M]//王水照. 历代文话:第7册.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6527.
- [2] 黄侃. 黄侃日记[M]. 黄延祖,重辑. 北京:中华书局,2007.
- [3] 陈汉章. 史通补释[M]//刘知几. 史通通释. 浦起龙,通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573.
- [4] 黄侃. 《中国文学概论》序[J]. 进德月刊,1936,2(1):36.
- [5] 段凌辰. 《黄季刚先生手稿》序[J]. 进德月刊,1936,2(1):35.
- [6] 段凌辰. 中国文学概论[M].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2.
- [7] 黄嗣艾. 南雷学案[M]. 上海:正中书局,1947:1-3.
- [8] 张林川,周春健. 中国学术史著作提要[M]. 武汉:崇文书局,2005:189.
- [9] 黄侃. 《姜西溟先生文稿》跋[J]. 越风,1935(4):1.
- [10] 周采泉. 童第德别传[M]//杨炳,洪昌文. 孤山拾零. 北京:中华书局,2005:42.
- [11] 柯愈春. 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M].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196.
- [12] 黄侃. 稷通释[J]. 华国月刊,1923,1(3):1-2.
- [13] 黄侃. 释尸鸠[J]. 华国月刊,1923,1(4):1-2.
- [14] 黄侃. 与段隆渊书. 与张健民段隆渊书[J]. 进德月刊,1936,2(1):36-37.
- [15] 黄侃. 与段凌辰书[J]. 进德月刊,1936,2(2):43.
- [16] 章太炎. 章太炎全集:书信集[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456.
- [17] 黄侃. 覆钱玄同书[J]. 艺林旬刊,1925(4):8.
- [18] 黄侃. 拟李文贞劝学箴[J]. 制言,1940(61):1.
- [19] 李光地. 榕村文集[M]//榕村全书:第9册. 陈祖武,点校.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292.
- [20] 刘勰. 文心雕龙注[M]. 范文澜,注.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194.
- [21] 黄侃. 黄侃诗文集[M]. 黄延祖,重辑. 北京:中华书局,2016.
- [22] 黄侃. 盐城赵生隐太平门外赠以二诗[J]. 文社月刊,1933(3):55.
- [23] 黄侃. 觅徐铉徐锴题名[J]. 制言,1935(1):3-4.
- [24] 陆宗达. 陆宗达语言学论文集[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603-610.

(责任编辑:白丽娟)